

疫情期间归国记

叙述:赖州文(新西兰)
整理:林希



空荡荡的机场异乎寻常

3月19日晚,坐标马来西亚。因筹建子公司,我们全家旅居于此。当晚,正悠闲地饭后散步,忽然听说航班可能被取消。急奔回家,家中妻子也正着急。经查证:次日早六点多从士乃飞吉隆坡再由新加坡飞厦门的航班已被取消,而此前我们已经网上Check in了呀。

“怎么可能?!”话虽这么说,脑袋不得不飞转起来:新西兰呼吁公民或居民必须在国境3月31日关闭之前回国。“现在只有两条路:改去新西兰或者

直接驾车去吉隆坡!”

一边赶紧订票,一边抓紧收拾。庆幸的是,“已经定上10:45吉隆坡飞新加坡的机票,赶得上下午3点多新加坡飞厦门”。

紧接着,一个问题摆在面前,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全国行动管制后,陆路交通放行吗?心里直打鼓。经过辗转确认,道路没封。又请求同事帮助送机。

3月20日清晨5:30离开住所,驾车去吉隆坡。

早上9点,吉隆坡机场空

空荡荡。架着仨娃,由M航站楼坐轻轨转至第二航站楼,坐上新加坡班机,迷迷糊糊中我们降落在樟宜机场。

樟宜机场一如往昔,过道两边商店依然营业,人们谈笑风生,偶见戴口罩者,人人淡定自如,只是人流量大不如前。来到厦航柜台,紧张气氛骤升,几乎人人戴口罩,近半数还穿着医用防护服,戴着防护镜。地勤小姐为每个乘客量体温,逐人录入,随同填报表格一起转给航空公司。体温超过37度不得Check in。候机室门口,机场人员再测体温,进机舱前空姐再测一次体温。三道体温检测防止乘客吃降温药蒙混过关。

自踏进厦航机舱起,我确认,我们全家安全了……

乘客只有70多位,人与人之间都留出空位子。距离防疫,即便儿童也得遵循。每个乘客上卫生间前空姐都递过塑料手套,重复说“请带上手套,用完后交我处理;冲水前请盖上马桶盖,再冲”。每位乘客用后,空姐就迅速往厕所喷消毒剂。

20日晚7点,飞机稳稳地

降落在高崎机场3号航站楼。空姐通报,由于抵港乘客必须按流程办理入关手续,等候时间会长些,请大家耐心。5个小时过去了,整个机舱除了维持飞机停靠的马达声和孩子们偶尔发出的哭叫声,寂静,还是寂静,等待再等待。子时20分,空姐清脆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,乘客依次下了飞机。

航站楼过道上,刚刚洒过的消毒液清晰可见。按照作业流程,每个航班乘客下机完成后,过道必须彻底消毒,防止交叉感染。除了常规入关手续和事先网上申报之外,边检之前增派医务人员现场逐人检测,快速检测仪就位,外加大夫现场量体温,填表格,望、闻、问诊,合格后过边检。

取完行李,出海关门,迎接我们的是地接人员。地方政府派专用车接送至指定隔离点,与镇街人员对接,确定隔离事项,办理入住手续。一人一间,避免交叉感染。

打开房门,窗外天空吐白,此时已是21日早上6点。我们开启了14天的隔离生活——

我们的酒店在同安盛之乡温泉酒店,这是家高星级酒店,环境优美空气好。虽然根据规定,孩子们可以居家观察,但我们还是选择在一起。

在这里,我们足不出户,每人一间,一天量两次体温,三餐都送到房间。当然,还做了核酸检测。

我们收到了厦门市侨办、市海外联谊会、市海外交流协会、市侨联联名发来的慰问信,同时还收到了美味的马蹄酥、素馅饼。同安区侨办还给我太太打来了电话。

清明临近,思乡情浓。慰问信里还建议以绿色清朗、文明低碳方式缅怀先祖。清明祭先人,在心不在形,说得在理。

咱们政府的治理水平真是越来越高,越来越人性化了:已入境的有措施,未入境的有预案。

最后回答朋友们关心的一个问题——我们在这里“隔离”,是可以网购的。有网络可联系,三餐无忧,家人团聚,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好了。

祈愿天佑中华,祈愿全球的海外侨胞都平安,祈愿这场灾难能够早日度过。

人们之于偏远山村,就像钱钟书笔下的“婚姻围城”:外面的人想进去,里面的人想出来。对于打小做着进城梦的人来说,山村有的是贫瘠、落后与困苦,是很难与美扯上联系的。有史以来,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九十年代,如我一般的少年,无不是以逃离为荣、留下为耻的。都市的霓虹闪烁、光怪陆离,方是大家向往的绝佳美景。

离乡进城三十年了。可能是久居都市厌倦了繁闹喧嚣;抑或是美丽乡村建设大潮席卷而来,让我开始真正、彻底、走心地重新审视故乡——翔安新圩镇古宅村。特别是来自外人口中、笔下、镜头和画画里的“古宅古味”纷至沓来,我才如梦初醒般迅速读懂了故乡之美。

古宅位于厦门市东北部,与南安交界,系同安母亲河东溪的源头。村落大致形成于唐代,宋、元、明、清属同安县长兴里辜宅保。一直到了近代,人们弃繁用简,变“辜”为“古”了。这一个“古”字,倒也贴近了故乡的古味。这里曾经出土过新石器工具,说明古宅村至少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踪迹。村后山建于宋代的古道十八弯,历经沧桑岁月,见证着古宅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“小官商”荣光。那一块块鹅卵石上,浸润着科举试子、商贾樵夫、贩夫走卒的千百年汗水,平滑如镜,光彩照人!

要不是经常接到造访故乡的文人骚客来电问路,要不是看到

他们在自媒体上展现的古宅美景;我还真未发觉,有一条我在小时候走过千万遍的寻常古巷,早已成为眼下摄影、画家们的网红打卡地了。

这条巷子位于古宅村大乡尾角,长约一百多米,蜿蜒曲折,沿溪而筑。说她寻常,因为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。以至于外来摄影家、画家们仅仅是看到了石头厝的古朴美,而忽视了其中更具魅力的内涵。

其实,这条巷子一点儿都不寻常,她上承风钟山,下接龙涎河,是鼎鼎有名的“解元巷”、名副其实的“华侨巷”。古宅黄氏系古同安四大望族“东黄”分支,宋朝以来,文风兴起,科举鼎盛,取得功名者不胜枚举。一百多年前,也就是清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在这条古巷里长大的黄维岳,拔得当年的乡试头筹,高中解元。“解元府”至今犹存,但简陋质朴如普通民宅,淹没其间无人认得。

到了明清时期,这里的先民跨洋过海,过番谋生,几乎家家涉洋,户户有侨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,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就是从古宅出发,远赴南洋马来亚吉打、檳榔屿等地打拼,终成当地侨领“甲必丹”。清末民初,还有黄希整、黄玉带、黄福华等一大批古宅俊贤在新加坡、越南等地筚路蓝缕,发展为当地翘楚。全盛时期,仅在新加坡的古宅村华侨就占据了整整一条街……

让摄影家、画家们欢呼雀跃,流连忘返的石头厝群,大大小小数十栋,就分布在百米长的“解元巷”里,几乎全部与侨息息相关。之所以称之为石头厝,是因为这些老屋都是就地取材的溪石堆砌而成,且大多建于明清时期,非常难能可贵地成片保留到现在。巷子里的居民,只要上溯三代,家家都有归侨,户户皆有“番客”。在古宅“解元巷”,看似质朴的石头厝上,随处可见泊来的南洋、西洋工艺;瞧着憨厚木讷的老农嘴上,说起上辈人下南洋打拼的往事如数家珍,滔滔不绝。虽然这里的先民源自中原,但中原人向往的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幸福生活,在古宅没有市场。“解元巷”的人们代代相传:只有出外赚吃才有出头天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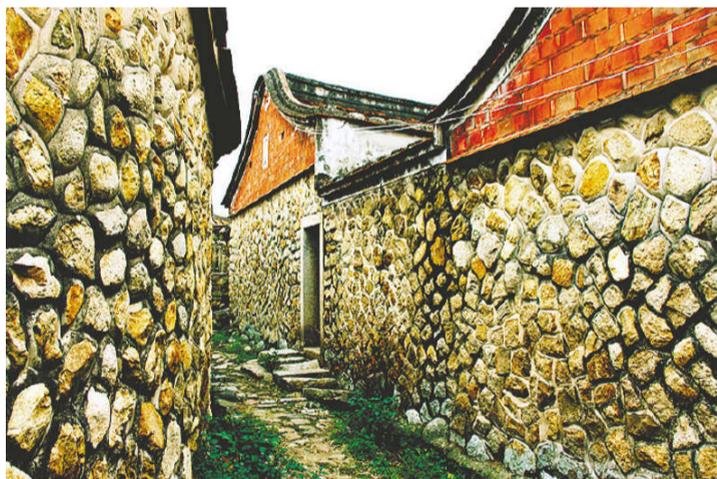
从古至今,大家心中的楷模,便是敢闯敢拼、不怕凶险、勤劳致富的华侨;大家心中的幸福生活,就是读书、经商,进城、出洋,拼一份家业站稳脚跟。

因此,如今的解元巷里,平日里是看不见人影的。几乎各家各户都在城里买了房子,但又不舍老宅,常年过着城乡两地跑的生活。既享有都市的繁华便利,又拥有乡村的淳朴宁静。

村子三山拥抱,两溪环绕;不够青山绿水,赏不尽野草闲花。村子北倚巍巍群峰,南向通衢大道。村东头,凤钟山、虎头山层峦叠翠,绿影婆娑;村西头,面前山笔塔高歌、龙涎河流水低唱。清晨,朝朝霞满天,层林尽染;傍晚,观落日熔金,百鸟归巢……

古宅有条“华侨巷”

□ 黄坚定



诚然,与开发较好的美丽乡村相比,古宅还像头戴旧草帽、身裹粗布衫的“村姑”;没有花枝招

展,没有涂脂抹粉,但自有一股古朴的风流神韵,可以秒杀艳妆的“裙钗”一片。